

# 东吴鼎足江南最早的设计师——张纮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 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 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 吴国鼎足江南奠基于孙策时代, 其谋划者就是与张昭齐名的张纮。他献谋孙策, 鼎足江南; 他献策孙权, 定都金陵; 他文采出众, 笔挺孙吴。张纮辅佐孙策、孙权兄弟开创并巩固了东吴政权, 是吴国鼎足江南最早的设计师和开国功臣, 是三国文化史上不应该被埋没的一代英才。

**关键词:** 三国; 吴; 张纮

**中图分类号:** K23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854(2009)09—0009—04

在汉末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历史进程中, 最有活力和魅力的是东吴统治集团, 但人们常将欣赏的目光聚焦到了孙权、鲁肃、周瑜君臣身上, 就连颇为自负的曹操和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 “生子当如孙仲谋”<sup>[1]</sup>; “孙权据有江东, 已历三世, 国险而民附, 贤能为之用, 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sup>[1] 912</sup> 其实, 吴国鼎足江南奠基于孙策时代, 其谋划者就是与张昭齐名的张纮。

## 一、鼎足江南, 献谋孙策

张纮, 字子纲, 广陵人(今扬州市人), 汉末曾游学于京都洛阳, 在太学中精心研读《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 熟知中原文化, 胸怀天下, 不愿与当朝权贵同流合污, 不应征辟, “大将军何进, 太尉朱雋, 司空荀爽三府辟为掾, 皆称疾不就。”<sup>[1] 1234</sup> 后避难江东, 投奔孙策, 任“正议校尉”, 与张昭一起成为孙策的左右手, 其作用和地位似乎在张昭之上。《吴书》曰: “纮与张昭并为参谋, 常令一人居守, 一人从征讨。后吕布袭取徐州, 因为之牧, 不欲令纮与孙策从事。追举茂才, 移书发遣纮。”“策亦重惜纮, 欲以自辅, 答记不遣, 曰: ‘海产明珠, 所在为宝, 楚虽有才, 晋实用之。英伟君子, 所游见珍, 何必本州哉。’”在张纮的影响下, 同郡的秦松、陈端“并与纮见待于孙策, 参与谋谟。”<sup>[1] 1247</sup> 由于陈端早卒, 孙策的的谋主主要是二张, 《三国志·孙策传》: “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三国志·陆绩传》也说: “孙策在吴, 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 共论四海未泰, 须当用武治而平之。”在二张中, 张纮才华出众, 声名远播, 博得了孙策的高度信任。《吴历》曰:

初策在江都时, 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 咨以世务, 曰“方今汉祚中微, 天下扰攘, 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 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 功业未遂, 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 窃有微志, 欲从袁扬州(袁术)求先君余兵, 就舅氏(吴景)于丹杨, 收合流散, 东据吴会, 报仇雪耻, 为朝廷外藩。君以为如何?”纮答曰: “既素空劣, 方居衰絰之中, 无以奉赞盛略。”策曰: “君高名播越, 远近怀归。今日事计, 决之于君, 何得不纾虑启告, 副其高山之望? 若微志得展, 血仇得报, 此乃君之助力, 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 颜色不变。纮见策忠壮内发, 辞令慷慨, 感其志言, 乃答曰: “昔周道陵迟, 齐、晋并兴; 王室已宁, 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 有骁武之名, 若投丹杨, 收兵吴会, 则荆、扬可一, 仇敌可报。据长江, 奋威德, 诛除群秽, 匡辅汉室, 功业侔于桓、文, 岂徒外藩而已哉? 方今世乱多难, 若功成事立, 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 “一与君同符合契, 有永固之分, 今便行矣, 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 策无复回顾之忧。”

孙策与张纮的这段对话, 可称之为“广陵对”, 可与诸葛亮与刘备之“隆中对”, 沮授与袁绍之“邺城对”相媲美。<sup>[2]</sup> 在汉末政治舞台上, 张纮是“高名播越, 远近怀归”, 所以孙“策数诣纮, 咨以世务”, 期盼得

到其支持与指点,“今日事计,决之于君”。这种君臣相遇与相知的感人情景,开启了刘备与诸葛亮、孙权与鲁肃等君臣关系的先河。张纮提出鼎足江南的宏图大略,即“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开启了汉末由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最早蓝图,后来东吴的鼎足战略都是这一蓝图的继承和发展。例如,鲁肃的“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sup>[1] 1269</sup>;周瑜的“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sup>[1] 1271</sup>甘宁的“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sup>[1] 1293</sup>这一系列鼎足江南或江东的战略,都是张纮鼎足战略的翻版和具体化。因此,张纮可谓东吴鼎足江南最早的设计师,难怪一代枭雄孙策将“老母弱弟付于”他。

## 二、议都金陵,献策孙权

孙策还未来得及实现“据长江”的夙愿,就因遭遇刺客的袭击,年仅 26 岁离开人世。孙策死后,将 17 岁的弟弟孙权托付给二张等人,张纮竭尽心智辅佐孙权,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也特别倚重张纮。《吴书》曰:“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纮辄拜牋答谢,思惟补察。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纮与张昭草创撰作。纮以破虏(孙坚)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讨逆(孙策)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既成,呈权,权省读悲感,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遣纮之部(会稽东部都尉。)”正因为如此,张纮也深得孙权的信任,《江表传》曰:“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纮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在二张等文武大臣的悉心辅佐支持下,孙权不仅稳定了个人的统治地位,而且进一步巩固了孙吴在长江下游扬州六郡的统治,为进兵荆州、争夺长江中游水陆交通要冲创造了条件,于是征讨黄祖,报孙氏世仇,就成为孙权秉政后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而在西征黄祖的问题上,张昭反对,张纮支持。黄祖作为荆州牧刘表麾下将军、江夏太守,驻守夏口(今湖北武汉市境),扼守江、汉水陆要冲。建安十三年(208 年)春,孙权第三次亲征江夏黄祖,命张纮“居守”大本营,镇吴,全面负责后方事宜,并遥领会稽东部事务。《吴书》云:“及讨江夏,以东部少事,命纮居守,遥领所职。孔融遗书曰:‘闻大军西征,足下留镇。不有居者,谁守社稷?深固折冲,亦大勋也。’”孙权平定黄祖,“以纮有镇守之劳,欲论功加赏。纮厚自挹损,不敢蒙宠,权不夺其志。每从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规讽。”平定江夏,剿灭黄祖,不仅告慰了孙权父兄的在天之灵,提高了孙权本人的威望,而且使孙吴的势力范围越出扬州六郡,深入荆州腹地,控制了长江中游水陆要冲,保证了下流安全,提供了迎击曹操的战略基地,为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奠定了基础。在这事关东吴前途命运的关键战役中,张纮胜过张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随后的赤壁之战中,文臣主降,武将主战。文臣中张昭、秦松力主迎曹;武将中鲁肃、周瑜力主抗战。张纮是主战还是主降,目前见到的文献失载,但从他先前的“据长江,奋威德”主张来看,可能偏于主战;从事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来看,他肯定属于主战派。赤壁之战后,孙权进占荆州大部,曹操南进之势受到遏制,孙刘立足江南渐成事实,天下三分成为必然趋势。孙吴与曹魏在长江以北的合肥、庐江、潜山一线展开争夺。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以张纮为长史,亲率大军进击合肥,久攻不下,被迫撤军。合肥之战,再一次显示了张纮的才智和冷静。《三国志·张纮传》记载,张纮多次劝阻孙权的轻敌狂躁。“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权纳纮言而止。”<sup>[1] 1113</sup>孙氏家族出身行伍,孙坚、孙策父子都以“主将轻脱,自敌小寇”而英年早逝,“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sup>[1] 1245</sup>张纮不仅在战机的把握上老成持重,而且在战术的运用上也可圈可点。《吴书》记载,合肥城久攻不拔,张纮进计曰:“古之围城,开其一面,以疑众心。今围之甚密,攻之又急,诚懼并命戮力。死战之寇,固难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宽之,以观其变。”议者不同。也就是孙权并未采纳张纮的意见,导致合肥战役的失利。

合肥之战后,孙权果断的调整了对外的战略与策略,一方面借荆州给刘备,树曹之敌,加强孙刘联盟,稳定西线,减轻自身的压力;另一方面将战略重心东移北上,采纳张纮的建议,“出都秣陵”。建安十四年(209 年)三月,曹操自赤壁退还谯县(今安徽亳州市),练兵待战,孙权也将指挥中心东移,自柴桑(江西九江)回吴(江苏苏州)。“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sup>[1] 1245</sup>建安十六年(211 年),孙权徙治秣陵(今江苏江宁),十七年修石头城(今江苏南京西),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张纮传》注引《江表传》:“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

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不论是刘备劝都之，还是孙权自欲都之，定都金陵的首倡者是张纮。张纮将历史记载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建议孙权建都金陵，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学者风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胸富韬略的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因为，此时天下三分的大势更加明朗，东吴迫切需要建设一座既能抵御外敌，又能号令江南的新都；从局部来看，曹魏与孙刘的军事斗争，西线有刘备的牵制，中线有江夏郡的控扼要冲，惟东线的吴（江苏苏州）偏于南部，对东线的北方鞭长莫及，需要另建新都金陵。张纮的远见卓识，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孙权、刘备的政治与军事智慧，《三国志·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云：“刘备至京（江苏镇江）谓孙权曰：‘吴（江苏苏州）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秦淮河）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河入江处修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

总之，张纮虽然是以文才闻名于世的文臣，但却有一般政治家、军事家少有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智慧，他对孙策提出的“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复汉室”战略，他对孙权提出的“出都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的战略，二者如出一辙，都是关系孙吴生死存亡、发展壮大的大智慧、大战略、大手笔，不愧为东吴鼎足江南的设计师。定都建业（金陵），不仅得到了孙吴上下的广泛认同，促进了东吴的发展壮大，“且民间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sup>[1] 1401</sup>而且定都建业，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奠定了六朝立国江南的近四百年繁荣之基，更开启了明太祖用之统一华夏、太平天国用之红遍南国、中华民国用之推翻帝制的历史先河，故“后之谈南方形胜者，莫之能易也。”<sup>[3]</sup>

### 三、文才出众，笔挺孙吴

张纮是东吴众多的文臣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国都洛阳太学中深造过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当时江南一大学问家。《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曰：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閼受《韩诗》、《左氏春秋》。张纮还是东吴众多的文臣猛将中，受中原王朝器重，被汉室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三国志·张纮传》记载，建安四年（199年），策遣纮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曹公闻策薨，欲因丧伐吴。纮谏，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广博的学问、出众的文才和特殊的个人经历，使他成为联系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桥梁与纽带，张纮也不负众望，在北方朝堂之上大力宣传江南英雄与江南文化，努力为东吴筑造文化长城。《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曰：“纮至，与在朝公卿及知旧述策（孙策）材略绝异，平定三郡，风行草偃，加以孝敬款诚，乃心王室。时曹公为司空，欲加恩厚，以悦远人，至乃优文褒崇，改号加封，辟纮为掾，举高策，补侍御史，后以纮为九江太守。纮心恋旧恩，思还反命，以疾固辞。”正因为张纮不仅熟知中原文化，且心系东吴，所以孙策、孙权时代“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纮草创撰作，《三国志·张纮传》记载，“纮著诗赋铭诔十余篇”，但目前保存下来的张纮文章并不多，比较完整的有两篇：一是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引起一片讨伐之声，《吴录》记载孙策使张纮为书，张纮代孙策起草了一封千言长信，讲了九条不可僭号的理由，文采飞扬，说理透彻，雄辩滔滔。这篇大气磅礴的长文，不仅让孙策崭露头角，让各路军阀刮目相看；也让张纮一鸣惊人，声名远播。“臣松之以为张昭虽名重，然不如纮之文也，此书必纮所作。”另一篇是张纮临终前留给儿子张靖的短牋，主要谈君臣关系，重点讲君主的求贤纳谏，从善如流，“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这篇文章类似诸葛亮的《出师表》，表白了张纮以儒家为核心的思想实质，同时又对孙权颇多希冀，故“权省书流涕”。<sup>[1] 1245</sup>另外，张纮还把孙坚、孙策父子的创业艰难和卓绝成就写成颂文，也得到了孙权的称赞。除了大力宣传孙氏父子外，张纮还对孙吴的杰出人才大加揄扬。虞翻是东吴一位著名学者，“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

以所著《易》,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sup>[1]</sup>对这样一位颇具真才实学的学问家,张纮抓住机会进行宣传。《三国志·虞翻传》云:“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彫摩益光,不足以损。’”张纮就是这样以自己沟通南北文化的特殊身份,不遗余力的宣传南方英才,笔挺孙吴,功不可没。

张纮多才多艺,不仅政论性文章力透纸背,而且纯文学性的文章和书法艺术作品也深得孔融、陈琳等大学者、大文人的称赏。《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曰:

纮见柎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学,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譚,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纮既好文学,又善楷篆,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纮书曰:“前劳于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

这种“小巫见大巫”和“书如其人”的赞誉,也成为孙吴鼎足江南的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唐朝诗人孙元晏对张纮的文才武略有全面而中肯的评价,他的《张纮》诗云:“东部张公与众殊,共施经略赞全吴。陈琳漫自称雄伯,神气应须怯大巫。”<sup>[4]</sup>

综上所述,张纮胸怀天下,才思敏捷,文采出众,“高名播越,远近怀归”,辅佐孙策、孙权兄弟开创并巩固了东吴政权,是吴国鼎足江南最早的设计师和开国勋臣,是三国文化史上不应该被埋没的一代英才!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6.  
[2] 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7.  
[3]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0.  
[4]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89.

Designer for Wu State's Tripartite Confrontation Zhang Hong

LIANG Zhong-xiao

(Institute for Culture of Han 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chong 723001, China)

Abstract: Sun Ce Period laid a foundation for Wu State's tripartite confrontation, the designer is Zhang Hong who is eponymous with Zhang Zhao. He offered Sun Ce advice that Wu State find a foothold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nd Sun Quan that Wu State choose Jinling for the capital. Zhang Hong assisted Sun Ce and Sun Quan in creat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regime of Wu State and he was the designer and fabulous person who has rendered outstanding servi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 The Three Kingdoms; Wu State; Zhang Hong

(责任编辑:陈道斌)